

顾道台的十万雪花银

艾俊川

从《过云楼家书》和《过云楼日记》中勾稽顾文彬任道台期间的收入情况,既有助于了解过云楼收藏书画、建造园林的资金来源,也有助于了解当时官场贪敛风气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的真实语境。

同治十年六月初十,顾文彬在宁波收到苏州家信,得知前天新添一个孙儿。他取“近来得意之事”,为小孩命名“麟澥”以志喜。“麟”是顾家孙辈的排行,“澥”又有何喜可言呢?在给儿子顾承的信中,他道出原由:“得意之事以宦游此地最为,此缺以护理海关为最,特命名曰‘麟澥’。

澥者,海也。福山寿海,将来福泽无量矣。”这个名字,寄托了顾文彬对后辈的祝福,也道出他对履任不足百日的职位的满足。

此时的顾文彬,担任宁绍台海防兵备道,同时护理浙海关监督。令他得意欢喜的,是海关惊人的“造富能力”——丰厚的收入,不仅让顾家瞬间摆脱经济困境,也让他收藏、造园等庞大计划有望实现。

一年前的三月初一,顾文彬带着姬人张氏和下人、仆妇,由水路前往京师,赴部候选。在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上,为节省二十两舱费,61岁的顾文彬和下人一起住在大舱,饱受颠簸之苦。这次京

师之行,顾氏一家格外俭省,路费、送礼、日常开销和购买书画在内,半年用银不过八百余两,除去从家中账房支用四百两外,其余均靠在京中出售字画和从钱庄借贷支撑。中秋时,顾文彬让家中汇银一百两,以至于要向家人道歉:“明知家用拮据,此间又有陆续汇项,我心亦甚歉然。嗣后当加意节省矣。”此时这位大收藏家的窘状可见一斑。

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日的一纸任命,改变了一切。

“此后汇归之款,切须秘密”

任职宁绍台道期间,顾文彬记有日记,并每隔数日定期写寄家书。日记和家书底稿一直保存在顾家,2013年由顾笃璜先生捐赠给苏州市档案局(馆)。经过标点整理,顾文彬《过云楼日记》于2015年4月、《过云楼家书》于2016年

11月,由文汇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两部书为研究顾文彬、过云楼乃至当时经济、文化、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特别是《过云楼家书》,正好作于顾文彬同治九年三月进京求缺到光绪元年四月解组归田之间,主要写给在苏州当家的三儿子顾承。在家书中,顾文彬传递信息,吩咐家事,事无巨细,靡所不备,更兼父子知心,时露真情,让这部家书集成为重要而有趣的著作。《过云楼家

(下转11版) ➡

➡ (上接9版)

为十洲画跋合装一卷;他又听说沈济之处藏有翻刻的《虞恭公碑》碑石,每份裱好的拓本要售二三十元,因此指示儿子:“即向其买一本与京中本校对。如是一石,用佳纸佳墨拓数本,加以重装,可充旧拓得善价。其石如肯送人,购藏于家,无异美产也。”

除了利用现成字画碑帖添款、做旧,顾家还自己动手制作假书画,售卖牟利。在同治十三年第六十二号信中,顾文彬给顾承讲了一个“笑话”：“金少芝寄来两轴,一倪一麓台。倪即汝作伪,我一望而知。此事可入《笑林》。”

顾承造假售假,在当时大概也不是秘密。张謇于民国三年得到过云楼旧藏《张云林九龙图》,跋云:

此吴县顾子山家物,甲寅得自京师碑贾,盖自江南裨贩而去,时余方求十二辰画也。顾曾官清宁绍台道,拥厚资,富收藏,政声无闻焉,顾犹愈于凡俗委琐之夫也。子亦善画山水,喜仿古人名作弋重价,此则非周东村寒素鬻画者可比也。((《张謇全集》6,第39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号称江南第一收藏家的苏州过云楼,富而作伪,已经够离奇了,但还有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用假画掉换别人的真画。

先是,同治十一年,顾文彬与李鸿裔公请顾若波(澹)馆于二人之家,临摹古画。在李家,从李鸿裔《苏邻日记》看,顾若波临了不少古画。在顾家,顾文彬则另有安排。在当年第一百三十五号之不列号家信中,顾文彬对顾承说:“传闻陆时化收藏名品,俱请名手摹成副本,以应有势力者之豪夺。此举未免过虑,然亦未始非良法。现在请若波所摹各种,切勿着一字一印,应如何落款之处,俟与汝面商妥协。”

父子商议的结果,就是顾若波不落章款,临摹作品成为原作的副本。过云楼藏萧云从《青山高隐图》光绪间散出,归邵松年收藏。他于丙辰年(1916)另纸题跋(署名息老人)云:

“顾子山先生精鉴别,富收藏。在道咸间名重一时。闻其所藏名迹,多延善画者临有副本,庐山真面不易得见也。后诸子分析,各得若干,遂不免出而易米,然佳者多为文孙鹤逸收去。此卷与十洲《独乐园图》皆当年流落至京,却皆非副本也。”((《木犀藏明遗民画二十家》,《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

可见顾氏藏书画临有副本,也为世人所知。这些副本有时就派上用场。

同治十二年九、十月间,居住在宁波的秘献卿(或书仙卿)去世,身后“私债山积”,由宁波知府边仲思(名

宝诚)主持,将巨然画卷(应即《过云楼书画记》著录的巨然《海野图》卷)以400元卖给顾文彬,另将零星书画拿来给他欣赏。十月二十二日,顾文彬将这几幅画寄回苏州,对顾承交代说:“老莲笠屐图对临一幅,还旧裱就还之。麓台轴如以为佳,亦只可觅旧纸对临暗换。若以他幅相易,断乎不可,因仲思极细心,认得逼真,万难掩饰也。”数天之后他又催促说:“老莲、麓台两轴,既已对摹,以赶紧为要。此两件皆不肯售者,恐来索取,无词推脱也。纸色能略做旧更好,若染色则不必矣。”事情的结局见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送还边仲思转借秘氏书画册。麓台山水、老莲笠屐图,已令承之摹本易之。”就这样,在“极细心”的宁波知府的眼皮底下,顾家将两幅画调了包。

胡雪岩作为巨商,精明一世,可他的书画同样被顾家偷换,情节更加“引人入胜”。

胡雪岩何时将五件卷册借给顾文彬观赏,在顾氏日记和家书中暂未看到。但在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顾氏父子已经开始商量怎样暗换它们,并且顾承已拿出方案。在此年第九十三号信中,顾文彬说:“山堂字、倪文贞札,办法均好。惟以元春易包山,大可不必。不如以旧纸对临包山

卷,裱好还之。合锦册,亦以对临一本为是。”此后顾承寄来了临摹的倪元璐(文贞)书札和蒋山堂字卷,逼真得让顾文彬也未分辨出来。他在第九十九号后之不列号信中说:“寄来倪册、蒋卷,皆预备还胡者。我乍见倪册,尚认为真,故前信有双绝之语,及细审而后知之,足见优孟衣冠之妙。此外一卷两册,皆以对临为妙,若以他卷他册截款为之,决不能如此泯然无迹也。渭长册若阜长以为真迹,即托其徒印摹六页,裱好还之。若不真,即以原册还之。五件以不留一件为高,并可为下次借物地步。苟留其一件,嗣后即不便再借再看矣。”一边谋划侵吞,一边还盘算再借,顾氏父子做事算得上气定神闲了。

到十一月十五日,摹本还没有做好。顾文彬在信中又指授机宜:“胡处包山卷、浙江册,汝既以对临为费事,以他册易之,谅未必看得出。惟无名氏百鸟卷,我尚以为不值,如家藏有逊于此者,何妨另取一卷。我记得有此间买之假文嘉卷,甚属下品,似已为汝带回,可捡出用之。剑仙六页,托阜长之学生钩摹一本,谅非难事。时人之物,恐雪岩记得耳。”

这一方案最终被采用。十二月初三,顾文彬用两件临摹的伪作、两件不相干的劣作换下真迹,归还给胡雪岩。任渭长的剑仙图,则由胡雪岩相

赠。五件书画全数改换门庭,归过云楼收藏。

事情看起来很圆满,但出乎意料,胡雪岩居然看出“包山卷”被偷换,又找上门来要求换回。顾文彬在同治十三年第五号信中说:“去年所借胡雪岩卷册送还之后,又将包山卷退回。伊尚记得是人物卷,兹忽变为花鸟卷,故必欲换回,可见此等人心思甚细,不可欺也。我本嘱汝临一副本,汝藐视雪岩,以为断记不得,今竟何如?汝若以包山卷为不可失,则仍照我前议,用旧纸临副本还之;若以为可得可失,则竟将原本还之。”

用花鸟画调包人物画,还认准对方看不出来,这是何等自信。不过这次顾承没再费心临摹或寻找替代品,而是将原画寄回。在第八号信中,顾文彬无奈地抱怨说:“包山卷收到,当即还之。此卷画既明秀,题咏皆名手,大可藏得。若波即无暇,此外岂无能临之人?汝一味因循怠惰,不得已挑剔石角一人以为藉口,阑珊之意于此可见矣。”

对顾家来说,这是一个遗憾事件。如果顾若波有时间,或顾承不那么怠惰,过云楼就会多一件藏品。对今人来说,这是一段幸运的历史,它让我们不会因震慑于法书名画的万丈光华,而对其背后隐约闪现的欢颜与泪水毫无所见。